

从重庆事件看中共官员最惶恐的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近几年,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不法官员最担心的莫过于在出国访问期间一纸法庭传票被递过来, 控告该官员“群体灭绝”、“反人类”和“酷刑罪”。而这种迫害凶手们的担心, 在重庆王立军事件后, 更加无时不在。

维基解密: 中共官员担心在海外被法轮功起诉

维基解密曝光一份文件中称,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2006 年 5 月访美后曾对美国前驻华大使雷德坦言, 他和其他中共高官担忧自己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诉诸法庭。

这份机密文件中提到, 习对雷德说, 他与他的代表团成员一直担心在他们访美期间被起诉。习还透露, “他和其他(中共)官员不担心或烦恼访美期间的示威抗议, 但担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本土发起的法律起诉行动, (担心)如接到法院传票后所造成的后果与负担。”

事实上, 近几年, 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三十余名中共高官, 因为血腥迫害法轮功, 已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

参与迫害中共官员的惶恐: 被随时清算

如果说在重庆事件发生前, 中共官员的这种担心还仅仅限于在出国访问过程中的话, 那王立军出逃到成都驻美领事馆, 并向美国提供大量薄熙来的犯罪证据事件发生后, 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会更加人人自危, 那些有血债的中共官员时时有可能被自己同党揭发, 随时被清算的担心将时时刻刻伴随他们左右。

网络盛传, 王立军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了薄熙来涉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证据。俗话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各级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同时也握有自己上级、下级或同事的迫害证据, 一旦他们在内斗中面临人身安全, 为了自保,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向国际社会抛出这些人的犯罪证据。

王立军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曝光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 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发布最新调查报告, 披露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辽宁锦州市公安局主持“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时,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

追查国际在其最新报告中揭示, 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6 月, 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2006 年 9 月 17 日, 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资助科研经费 200 万元。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 “王立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

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 在体和离体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后, 经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及临床应用, 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的科研成果。”

王立军则在颁奖典礼上说: “晋阳秘书长为首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所有同仁, 多次到研究中心考察, 他们亲临一线, 就在我们的现场, 技术解剖的现场, 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说: “显然, 这是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场。”

追查国际最新报告披露, 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谈到器官受体移植时称: “我们所从事的现场, 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

事实上, 追查国际二零零九年就公布了王立军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 他当时就在王立军手下担任警察, 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 对法轮功“必须斩尽杀绝”。二零零二年, 此证人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 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 已经是伤痕累累。

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 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 将该名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十五楼的一间手术室内, 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没有使用任何麻药, 摘取了她的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 目击了这名女法轮功学员痛苦死亡的全过程。

除了这位警察作证时的录音和文字记录, 另外还有证据证明王立军直接参与了活摘器官行动。

王、薄、周、江 从下到上的迫害内幕在被层层剥开

薄熙来作为王立军的上司, 周永康作为政法体系的中央一级的官员, 江泽民作为发动迫害的元凶和积极推动者, 对使用残酷手段迫害法轮功难辞其罪。为达到灭绝法轮功群体的目的, 十二年来采取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的迫害政策, 他们的罪恶正在被不断的曝光。相信王立军手上会有更多直接的证据, 并已被提交给第三方。

王立军事件曝光的中共内斗的证据不足为奇, 因为中共自非法夺取政权之后就从未停息内部的倾轧和权力角逐。真正让那些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官员担心的是, 他们所犯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将在世人面前曝光。

呼吁那些良知尚存的中共官员停止迫害、停止助纣为虐, 并向国际社会公开其他官员的犯罪证据, 以弥补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的伤害。(文/钟延) ◇

见证齐齐哈尔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滥施酷刑

我是二零零四年年末被当地公安机关投入齐齐哈尔劳教所的。到劳教所的第一天就开始遭到邪恶的迫害，警察王梅只让我睡两个小时的觉，第二天也是睡两个小时。第三天，大队长张志捷就把我弄到铁椅子上，坐铁椅子期间每天只给一个馒头，分两次吃，不给粥、不给汤、喝凉水，只许洗脸，不许刷牙，不许换衬衣，坐铁椅子的姿式逐渐升级，疼痛也越来越加剧。警察杨凤华把我手脖子铐出了血，我抗议，她不但不松反而更紧。我要求队长符成娟把我的胳膊不要别着锁，她反而把我的胳膊别的疼痛难忍，还说这是标准姿式，到晚上我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队长刘淑荣把我锁在椅子后面反锁，使我坐也不行，蹲也不行，跪也不行。一天一夜后，我双下肢肌肉拉伤，腿、脚脖子都肿了，手脖子、上肢在铁椅子上别的都肿了。张志捷与刘淑荣逼迫我转化就可以下铁椅子，我不肯，她俩又研究迫害怎样升级，结果又把我胳膊从铁椅子的后面伸过去，当时我的手脖就铐出血了，让我在铁椅子上坐也不行，站也不行，后背磨出血。晚上刘淑荣不让我穿羽绒服，那天是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东北的天气很冷，冻的我全身发抖。第六天我吃不进馒头，就是吐，我要求下椅子，她们把我坐椅子姿式再次升级，最后我妥协了。写完所谓的“四书”，我心情非常沉闷，每天都在想写声明，后来我终于鼓足勇气写了继续修炼的声明。因我不转化到期不让我回家，给我加期一个半月。

徐宏梅（迫害致死）被劳教所的酷刑迫害的下肢双脚麻木，自理困难；朱丽华被迫害成精神病，意识不清、昏睡三天，符成娟就说她装病不干活，就把她放到铁椅子上。张志捷怕朱丽华死了，这才送齐市医院；刘丽霞三次被打，三次坐铁椅子。第一次因徐宏梅走路困难，她扶了徐宏梅一下，被符成娟叫到干警办公室关上门，打两个耳光、踢两脚。

二零零五年九月九日罗干去劳教所，把坚定的大法弟子及冤屈的上访人员关到北楼四楼走廊里。劳教所为了转化王纯雨五天五夜不让睡觉。结果阴谋没有得逞。转化李

顺英八天八夜不让睡觉锁暖气管子上，张志捷拽李顺英的手摁手印。

超强奴役

大法弟子都被强制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农药厂装农药，呛的我呼吸困难、腹胀，劳教所给的超负荷任务很难完成，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一次齐大伟要求上厕所，张志捷不让，反而还骂了一顿；邪悟帮凶王丽君、郭景军负责生产质量检查，她们更狠毒，随便给加任务，特别对坚定大法弟子检查的更严；玉米厂的活更累，我们累的手都肿了。在劳教所无论干什么，手都得不不停的机械的干活，只要一停就挨骂。

我在劳教所见到大庆大法弟子王永芳，在劳教所超时超体力劳动迫害下，已经卧床，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咳嗽，劳教所乘机勒索她家人几千元钱才能放人，她家没有能力支付，劳教所拒绝放人。

二零零六年春天，国家要求不准给劳教人员超时体力劳动，晚间车间不许点灯，就叫没完成任务的劳教人员在走廊干活，有的干到后半夜两点钟，朱丽华、李顺英干了一夜。张志捷说快点干，别象给日本人干活似的，干完就休息，不长任务。开始我们不相信，她讲了几次，等我们一干完了，还是给我们长了任务，直到我们累的喘不过气来。

伙食恶劣

劳教所食堂的伙食明细表写着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六元的伙食费，结果给我们做菜的油是在市场上买的都是最不好的，买的猪肉有时都是绿的，用变质的猪肉提炼的油。每天三顿馒头，早晨玉米面粥，中午晚上大头菜汤，春天冻大头菜都变了质，吃的都拉肚子，又换吃长芽子的土豆。夏天什么菜便宜吃什么。能花一百二十六元吗？每当节假日食堂的伙食明细表写的都是好的，结果吃的都是最差的，其实都是为了迎接检查糊弄上边的。

在劳教所非法关押两年多，我真正体验到邪党劳教所所谓的“春风化雨”，比电影上的日本人迫害中国人还狠，中共恶党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邪教。◇

善恶自选 福祸自招

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现世现报

魏世岭原是山东德州市农机厂保卫科科长。追随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多次举报并配合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抄家，嘴里还骂骂咧咧。他每举报一次就无缘无故摔跟头，有时竟昏死过去，到医院检查还没毛病。

零四年他举报本厂法轮功学员。当学员被绑架到看守所时他扬言：“这次某某撞到某某党枪口上了，非劳教不可”。一些职工晚饭后到车棚打扑克，他来看热闹时又摔倒在地，摔掉四颗门牙，满脸象个血葫芦。知情的人都说：“他举报法轮功学员，遭报了”。

辽宁新宾县刘跃延撕毁大法真相身亡

辽宁省新宾县民主街居民刘跃延老头，（原是新宾县老干部局副局长）。长期以来积极参与配合中共“六一零”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收集真相资料上交“六一零”，撕毁真相传单、标语，携同当地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阻碍众生明法轮功真相与救度世人。法轮功学员不厌其烦的以各种方式良言相劝，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一意孤行。

于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三点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家。等家人找到他时，却发现已死在一老太太家，说是煤烟中毒。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了。这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理不容。◇